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  
三十八至  
四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五千五百八十九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八

宋

歐

陽

修

撰

宦者傳第二十六

鳴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闍為內常

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

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  
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  
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歛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  
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  
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  
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  
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  
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

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  
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  
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  
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  
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  
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  
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  
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

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咎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

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



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  
老奴笑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  
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政之養子昭宗時為  
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  
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  
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  
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

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從韜又專任政居翰默  
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  
軍變於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  
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  
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揩去衍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  
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  
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

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  
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  
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  
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  
然與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  
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  
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  
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

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  
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  
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  
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  
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  
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  
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  
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

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  
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  
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  
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  
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  
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  
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

屑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

翰雖為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  
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  
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  
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  
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  
起於魏孰知其啟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  
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  
皆宦者為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

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  
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  
山谷多削髮為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  
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  
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  
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  
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  
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



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其為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

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卷三十八

五代史卷三十八考證

張承業傳肩輿入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  
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臣文清按張承業卒

時唐亡已十六載矣朱子綱目仍書曰唐特進河東  
監軍使張承業卒予承業之不忘唐也可補此處之  
缺

五代史卷三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九十

史部

五代史卷三十九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  
俊騎將武俊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  
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達元達子  
曰紹鼎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

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景崇  
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  
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  
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  
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強而畜積富為唐  
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  
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  
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

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剪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於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於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於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

救已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泣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為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為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



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

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

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洺

磁三州乃為書詔

古本作招

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

一作訣

晉將李嗣昭復取洺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

洺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為我先

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  
傳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  
式辨士也對曰此難於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  
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  
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  
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  
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  
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

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  
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  
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  
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  
因延式於上坐議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為質梁太祖以  
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  
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  
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

博將夏諲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栢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強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為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為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兵為救當是時諸鎮俱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為嬉遊

鎔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鵲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太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蘓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

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

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  
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  
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  
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  
也鎔惑愛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為留後  
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  
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懼  
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

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  
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  
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於市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

父弘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古本作逐殺

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將  
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  
曰我可為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



之共立為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  
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  
陽臨河淇門衛縣戰於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  
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  
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  
還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  
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殺之乃  
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為卑

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

州遂敗燕軍於老鶚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遂古本作逐殺之紹威為人精

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

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  
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勲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  
雜輿夫入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  
兵數百會嗣勲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  
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  
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軍死魏兵  
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  
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

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  
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  
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  
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  
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  
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  
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  
良材為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

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為盡忠遣將程厚

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  
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  
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為我彊飯如  
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  
愈耳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  
書令諡曰貞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  
位乾化二年八月為楊師厚所逐徙為宣義軍節度使  
卒於官年十四周敬代為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鎮

忠武明年為秘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為金  
吾大將軍明宗以為匡國軍節度使罷為上將軍晉天  
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  
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  
娶末帝女曰晉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  
侯為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  
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為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



閑廐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  
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  
城擊賊李克用為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  
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郛為留後  
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  
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郛遣處  
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為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郛  
郛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

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  
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  
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  
晉願絕梁以自効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  
於栢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  
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  
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  
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

應之於陘邑闌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

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張文禮弑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部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

兵且許召郁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  
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  
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案巴堅案  
巴堅舉國入境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  
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  
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  
宅處直奮起椹其胷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  
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

于牌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其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

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  
昭訓為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  
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  
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  
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為援契丹遣托諾將萬  
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璘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  
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璘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常  
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

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闡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托諾為托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



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  
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  
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與士  
卒同辛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  
鄴晉高祖以廷胤為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  
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  
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  
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為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

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為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為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為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為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

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為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  
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為壽  
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  
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  
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  
仁恭為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  
為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  
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微責誚之仁

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洲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為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屢求而不得也昭宗卒以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

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漠  
二州仁恭懼復附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  
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  
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  
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  
食析骸而爨或丸瑾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  
晉晉王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  
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

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  
用塼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毀其工以滅  
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  
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  
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  
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  
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率兵討守光至于盧臺為  
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于契丹明年守文將

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鷄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為不  
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  
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之守文將吏孫  
鶴呂充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  
城中食盡米斛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堊土馬相  
食其駿尾充等率城中飢民食以麴號宰殺務日殺以  
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為鐵  
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

以死燕之士逃禍於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  
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為不可梁  
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  
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  
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與我盟而背之  
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為卞莊子也  
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栢鄉進掠邢洛至  
于黎陽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



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強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為之班師守光益以為諸鎮畏其強乃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閻門使

王瞳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

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  
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為左右相晉遣太原少  
尹李承勲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勲  
稱臣承勲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  
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祈溝關  
入其澶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  
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  
復今其病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

尚未郊天何至此耶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  
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  
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赦過  
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為朱溫下耳  
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  
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  
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  
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

耳惟王所為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

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  
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  
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  
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  
喜瞋目曰囚父弑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耶晉王怒  
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  
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  
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

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五代史卷三十九



五代史卷三十九考證

羅紹威傳行至歷亭○亭監本訛序今從閣本改正

五代史卷三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九十一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陞長遷軍校光啟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

峯明年攻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

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為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

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臯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

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  
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  
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  
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  
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  
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  
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  
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

欲庇之以為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於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建為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



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  
為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  
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  
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  
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  
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  
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  
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

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  
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  
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迫謀  
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  
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  
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  
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  
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

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為皇后鳴稍羽扇視朝  
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  
以地狹賦薄下令摧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  
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  
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廊坊皆附之有地二十  
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於蜀開平已後邠寧廊坊入于  
梁秦鳳階成又入於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

二十州者

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  
寧慶衍廊坊丹延梁洋也

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

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  
曦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  
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諡曰忠敬從曦為人柔而  
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曦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  
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為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  
岌遣從曦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  
納從曦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  
重厚嘗拒從曦遣人誅之從曦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

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從暉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暉廢帝入立復以從暉為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為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

許州建乃奔於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為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為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

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遡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為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

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  
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强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  
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  
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衛  
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  
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  
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  
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



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辨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

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  
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  
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  
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歔歔  
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  
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為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  
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嚮長安遣張  
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乃

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  
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陽昭宗舉酒  
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  
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  
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  
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  
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  
建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為大禮使罷

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為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崛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于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為唐患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

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黃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梁即拜彝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為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

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  
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為留後自仁福時邊  
將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為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  
超為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  
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  
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  
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  
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

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人  
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為定難軍節  
度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  
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為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  
鹽唐即以為節度使而史失不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  
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為潁川王始見於史是時邠寧  
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

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人皆愛之為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為留後梁即以為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為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書請師於朝明宗以康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待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後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為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耻間遣人誚崇本曰大丈夫不嘗庇其伉儷我已為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

兵西至河中遣柳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  
乃旋宗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宗  
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年為其子彥魯所弑宗本  
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高萬興河南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璋  
為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為騎將敬璋  
死其將劉萬子代為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於州南萬子  
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為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

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容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為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軍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為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

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於鎮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廊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子允韜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為膚施令罷居於家是時周密為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為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  
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梁  
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  
茂貞又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末  
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  
義勝為靜勝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  
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  
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

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佗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刼陵賊耳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

年流於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歛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母作下宮母置守

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  
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於京師  
其一於澶州又葬其劔甲各二其一於河中其一於大  
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史卷四十



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李茂貞傳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峯

○鋌閣本作鋌

楊崇本傳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郴王友裕擊之○郴  
監本訛彬今改正

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謹案卷三十九第三頁前五行注古本作招刊本  
本訛末今改

卷四十第二頁前三行徒令甸服生靈刊本徒訛  
徙據毛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曹 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一  
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五百九十二

史部

五代史卷四十一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才能

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衆推全播為主全播

曰諸君徒為賊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劒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潮皆公



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  
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  
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  
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  
嶺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  
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  
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開平五  
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

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于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

播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兇悍獍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于大澤中乃擊鮮醢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

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  
上下荆江攻劫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  
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水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  
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  
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  
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  
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為長橋為不  
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

亦嘗攻劫為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慙為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十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澧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為首尾久之

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為節度使三年吾將自為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

匡時爭立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為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諲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諲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諲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為宗權所困聞德諲降大喜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諲功多

德諱卒子匡凝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遂彥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荆南留後是時唐袁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為人氣貌雄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於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為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



破兗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  
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已殺昭宗將謀代  
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曰  
受唐恩深不敢妄有它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  
兵殿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揚行密師厚進攻荆  
南匡明奔于蜀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鎮城  
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為唐  
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

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  
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  
為嫚渥遷匡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卷四十一

五代史卷四十一考證

盧光稠傳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閣本度字  
下無其字

雷滿傳汭戰敗溺水死於君山○閣本無水字

取器嬉水上○南本取字下有其字

鍾傳傳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監本闕城中夜  
火起諸將七字今加入又一本無攻字訛

趙匡凝傳是時成汭死○汭監本訛訥今從雷滿傳改

正

五代史卷四十一考證